

于正◎原著
灯火阑珊◎改编

唐宫
TANGGONG
MEIRENTIANXIA

美人天下

上



深宫疑案，爱恨纠葛，美人天下，何去何从？
不为权位，只为血路无归的爱恋。



YZLI0890123130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天下美人

唐宫

TANGGONG
MEREN TIANXIA

于正·原著
灯火阑珊·改编



上



YZLI0890123130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宫美人天下/于正原著;灯火阑珊改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399 - 4927 - 7

I. ①美… II. ①于… ②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6266 号

书 名 唐宫美人天下 (上、下)

作 者 于 正

改 编 灯火阑珊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张 菡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张强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467 千字

印 张 42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4927 - 7

定 价 49.80 元 (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天下美人

唐宫

CONTENTS

目录

上

第一卷/1

序/3

第一章 初入深宫/6

第二章 风雨雷电/17

第三章 人为刀俎/26

第四章 在水一方/38

第五章 雾里看花/52

第六章 另辟蹊径/59

第二卷/71

第一章 锦衣夜行/73

第二章 金风玉露/86

第三章 杀机四伏/100

第四章 鹬蚌相争/110

第五章 素手乾坤/120

第六章 欺人太甚/131

第三卷/141

第一章 风雨欲来/143

第二章 翻手为云/153

第三章 绝处逢生/169

第四章 命悬一线/180

第五章 峰回路转/190

第六章 山中揭秘/202

第七章 穷途末路/215

第四卷/223

第一章 夜宴刀光/225

第二章 心悦君兮/235

第三章 破釜沉舟/247

第四章 扑朔迷离/259

第五章 水落石出/272

第六章 盛世宏图/282

第七章 咫尺天涯/290



天下美人

唐宫

CONTENTS

目录

下

目录

第五卷/307

- 第一章 深宫遇鬼/309
- 第二章 抽丝剥茧/323
- 第三章 落日余晖/337
- 第四章 木兰之秘/348
- 第五章 一舞倾城/362
- 第六章 香消玉殒/371

第六卷/383

- 第一章 借尸还魂/385
- 第二章 马场惊变/395
- 第三章 李代桃僵/407
- 第四章 贞观旧梦/417
- 第五章 偷天换日/430
- 第六章 此心何寄/442

第七卷/453

- 第一章 无限江山/455
- 第二章 相煎太急/467
- 第三章 深山遇狐/478
- 第四章 祸起萧墙/491
- 第五章 多情薄情/501
- 第六章 蝶殇花落/511

第八卷/525

- 第一章 一叶障目/527
- 第二章 雾里看花/538
- 第三章 天若有情/548
- 第四章 景云探秘/560
- 第五章 黄雀在后/573
- 第六章 釜底抽薪/583

第九卷/593

- 第一章 祸水东移/595
- 第二章 南柯一梦/607
- 第三章 雷霆一击/618
- 第四章 十面埋伏/630
- 第五章 往事如梦/640
- 第六章 归去来兮/650
- 尾 声 桃花依旧/659



第一
卷



序

TANGGONG
MEIREN TIANXIA

洁白的雪花自天际洒落，飘过红墙金瓦、雕梁画栋，飘落在庭前的白玉阶上。他推开窗，狂风夹着雪粒飞扑进来，霎时占据了温暖如春的大殿。

殿中站立的少年不易察觉地瑟缩了一下，而窗前的长者却恍如未觉。迎着寒风，他闭上眼睛。

偌大的殿内悄然无声，只余炭火在寒风的摧折下噼啪作响。

一片幽静中，刚劲沧桑的声音忽然响起，“治儿，你相信鬼神吗？”

殿中的少年抬起头，讶异地望向他近在咫尺的父皇，随即又低下头，他不明白刚刚还在考校他功课的父皇为何忽然提起了这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心念闪过，他微一欠身，恭敬而端正地回禀道：“太傅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父皇，儿臣不信。”

是的，他不信鬼神，不是因为什么子曰诗云，而是因为他明白，只有精神上的弱者，才会将希冀寄托于鬼神。只是一向是他心目中最强者的父亲，为何会忽然提起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白天的那场猎狐吗？

那狐狸灵性得很，据说很有可能已成了精怪。宫人议论纷纷，父皇看似毫不在意，难道心中也在忐忑不安着？一边想着，他一边抬头望向父皇的背影，自己有多久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他了？记忆中，每次兄弟姊妹来面见父皇，挤在前面

的总是太子哥哥、魏王哥哥、高阳妹妹……而他不过是毫不起眼的的一个，平庸而沉默，唯一值得称道的，也不过是他嫡出的身份。

此时看去，他忽然发现父皇是真的老了，这个在金戈铁马中建立起庞大帝国的君王，这个让凋敝民生重获繁荣的治世明君，也在日日的醇酒美色中，逐渐苍老了伟岸的身躯。

是不是太过刚硬的，越容易腐蚀憔悴呢？

迎着他的目光，长者忽然转过身来，“若你有一天真遇到了鬼神，该当如何？”

在那锐利的目光下，少年有些许慌乱，随即镇定下来，“这……应当敬而远之……”

长者有些失望，摇摇头，“这是书生之道，而非帝王之道。”

少年一怔，连忙躬身请教，“父皇，那么帝王之道，理应如何？”

长者微微一笑，一字一句道：“为帝者，不惧鬼神，不畏天命，任你人鬼妖魔，乱我心者，朕单凭掌中利剑，斩之！”

那杀气腾腾的二字一出，便如一股寒风冲入了狭小温暖的天地间。少年打了个哆嗦，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父皇，纵然身躯老迈，内里依然是一把利剑，任凭岁月腐蚀了剑鞘，内中依然气冲霄汉，光耀九州。

心念电转，他低下头，“父皇，儿臣知错了。”

是因为白天的那只小白狐吧，他在猎场中遇到的，它慌不择路地逃到了他的马蹄下，带着满身伤痕，叫声凄切哀婉。他实在于心不忍，便替它包扎之后放生了。想不到这么细微的小插曲，也会传入父皇的耳中，明明当时并无外人。

李世民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儿子，他很聪明，甚至比 he 预料中更聪明，只是……他拉起少年的手，这稚嫩白皙的手，能握得住桀骜朝臣的忠心、能扛得起万里江山的重担吗？

迎着少年明澈的目光，他终于问道：“治儿，若有一日，朕将这万里江山交给你，你可能担负得起？”

他猛地睁开眼睛，视线所及是一片黑暗，几乎分不清是梦境还是现实。浮动在空气中的龙涎香气浓郁沉滞，压得他呼吸不畅。

半晌，视线扫过墙角的白玉更漏，他低低问道：“什么时辰了？”

“回禀皇上，已经寅时末了。”值夜的宫人低声道。

快到卯时了吗？一片黑暗中，他放缓了紊乱的呼吸。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父

皇了，为何在今夜……

沉寂片刻，他又低声问道：“王皇后有说什么吗？”

帐外的宫人颤抖了一下，斟酌着用词，“回禀皇上，皇后并未再说什么，只是一直哭泣至半夜，之后便望着窗外发呆，连晚膳也未曾用。”顿了顿，他不敢抬头，又继续道，“昭仪娘娘听说后专门叮嘱了司膳房，预备好皇后爱吃的菜肴点心，随时热着，以备传唤。”

帐内传来低低的笑声，“不愧是朕的爱妃，果然贤良慧美，无微不至。”

宫人卑微的身躯缩了缩，王皇后被关押在上阳宫已经三天了，这三天来，阖宫上下无不绷紧了弦过日子，尤其是他这种在御前当差的人，更是本能地感受到山雨欲来的压迫。就在昨天，原本在甘露殿中当差的宫人皆被处死，罪名便是看护小公主不力。其中还有几位经常说笑的熟人，如今却已阴阳两隔……想到这里，他愈发低伏下身子，只希望这狂猛的风暴不要摧折到他这种不起眼的蝼蚁。

只是那位武昭仪娘娘好生大度啊，竟然连杀死自己亲生女儿的王皇后都这般悉心照料，严加责令宫人不许苛待，难怪阖宫上下都赞她明理知义。

正胡思乱想着，清远悠长的声响打破了暗夜的寂静，时辰到了。

如往常那般，帐内那人立刻起身。珠玉碰触的清脆声中，他挺拔的身姿缓缓步出，视线落在跪伏的身影上，“传唤侍从，朕，要上朝了。”

这大明宫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初入深宫

马车向前行驶着，喧嚣吵闹的声音逐渐听不到了，周围越发静谧。马车的颠簸不时将厚重的绣花帘布荡开，从那若隐若现的缝隙向外望去，一道细细的红线在视线里拉扯着，那是宫墙漫长的颜色。

贺兰心儿掀起车帘子一角，外面的天空很蓝，很高。几十辆轻便马车一溜儿向前平稳地行驶着。拐过一道弯，又转过一处角，清一色的蓝底绣银花布帘扬起落下，连绵无尽的红墙逐渐被甩在身后。

“喂，小心被人看见了，不是说不能随便往外看吗。”旁边的女孩子低声提醒道，嘴上说着，自己却也忍不住凑到了帘子边。

“这皇宫好大啊，简直比我们县太爷家的宅子还阔气。”另一个女孩子也凑上来，大眼睛里满是憧憬。

旁边响起一声嗤笑，“这里可是皇宫，什么县太爷，也敢拿来相比。”

大眼睛的女孩有些不好意思，讪讪地摸了摸鼻子。

贺兰心儿将手中的车帘放下，笑道：“大明宫听说从先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兴建，直到当今皇上登基才真正建成，前前后后可是花了几十年呢，只怕天下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宏伟华美的地方了。”

一个女孩子拍手道：“难怪以前在家里听说，皇宫是天下最美的地方，神仙之所都比不过呢，终于有机会见识到了。”

“是啊，以后我们就要在里面当差了，到时候里面的美景可以看个遍呢！”另一个女孩子兴奋地连连点头。

车里的女孩子纷纷说笑着。她们都是即将入宫的侍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甜美的幻想和希冀。

贺兰心儿望着她们，心中浮起一丝怜悯，天下最美的地方吗？这些年行走江湖的经验早已告诉她，越是外表华美的东西，往往蕴含着致命的毒素，就如同眼前的宫殿，光鲜奢靡的外表下，却埋藏着凛冽冰冷的杀机。一个不慎，甚至连这个宫廷里最高贵的女人都会轻易栽倒，更别说这些小小的侍女了。

“你怎么了？”一个声音传入耳中，贺兰心儿抬眼望去，是那个大眼睛的女孩，正凑过来担心地望着她，“你脸色有些不好看呢，是不是不舒服？”

“没事，只是车里颠簸气闷。”贺兰心儿笑了笑，掩去心事。

“啊，也是，挤了这么多人，不过马上就要到了吧，到时候就可以休息了。”大眼睛女孩蹭到她身边，笑道，“我叫离若，你呢？”

“我叫贺兰心儿。”

“你的名字真好听。你好像懂得很多呢，一定念过书吧？”离若好奇地问道。

“是念过几本。”

“真是厉害！我只认识少许几个字呢。唉，我弟弟今年也要念书，可惜家里太穷，交不起束脩，所以我才进来当侍女，听说宫里能赚到不少钱呢，真希望能快快攒钱，弟弟的束脩，还有将来我的嫁妆……咳……”好像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离若脸蛋儿涨得通红，咳嗽起来。她转头看向贺兰心儿，掩饰地问道：“心儿你为什么进宫来呢？”

贺兰心儿淡淡笑道：“当然也是为了银子啊，家里穷啊……”

为了什么呢？飞蛾扑火般投入到这个危险的宫廷里，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由，放弃了职业，甚至，她还放弃了他……

嫁妆吗？也许她永远没有需要这种东西的一天了。

心中一阵疼痛，她强迫着自己不去多想，已经错过的东西，再去追忆只是增加无谓的苦痛，她按住胸口，异样柔软的触感传来，有了这件东西，她的计划一定能够成功，是的，她必须成功！只有成功，才能救得了她，也只有成功，才能不辜负自己毅然放弃的一切。

咯吱一声，车身震动，停了下来，外面传来一声高呼：“已经到了，大家下车吧。”帘子被人掀开，明晃晃的光线一下子投射进来，刺得人眼花。

心儿定了定神，提起裙摆，一弓腰跳下了马车。脚底接触到坚实平整的地面，被马车一路颠簸摇晃的心似乎也宁静下来。

抬头看向四周，她们正身处一片极大的空地上，面前是两扇巍峨耸立的宫门，两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宫墙，越过宫墙隐隐可见朱红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发出粼粼金光，昭显着天家的富贵奢华。这里就是皇宫正南的丹凤门了。

一辆接一辆的马车整齐地停在周围，原本肃穆庄严的宫门处立刻布满了活泼俏丽的身影。

“好高啊！好气派！”

“真是漂亮！以后我们就要住在这里面了！”

周围响起此起彼伏的惊叹声。想到日后要在这个梦幻般华美的宫殿中生活，众人眼中无不浮动着兴奋的光彩。

“别看了，赶紧排好队！林尚宫还等着呢。”一个身穿绿袍的内监大声催促道，维持秩序。

这次入宫的侍女人数众多，好在等候在此的内监们早就轻车熟路，很快组织起众人向宫门走去。

进了宫门，众人谨慎地跟随在引路内监的身后，唯恐行差踏错，闹了笑话。

行走片刻，向左拐角，便是一处长廊，树影婆娑，和风绵绵，众人心情稍微放松。这时，对面走来一队人，皆身穿玄色劲装，着甲佩剑，一看便知是宫中侍卫。

随着两队人逐渐接近，贺兰心儿视线随意扫过，霎时如一道天雷劈落，她脑中一片空白，怎么会是他！她眼花了吗？飞快地低下头，她思绪纷乱如麻，却始终没有勇气抬起头再看第二眼。一定是她眼花了，不可能！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

这时，前面领队的内监已经熟稔地招呼道：“裴将军、玉将军，亲自领兵巡逻呢？真是辛苦了。”

裴将军！

贺兰心儿嘴角抽搐，真希望是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一起出了问题。可残酷的现实告诉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此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身体向里缩了缩，尽量湮没在人群中。

侍卫中当先一人不过二十岁左右，眉眼俊秀，身姿挺拔，一身裁剪合宜的黑袍上绣着银色暗花祥云纹，腰间束着暗紫织锦腰带，垂着白玉双鱼腰牌，一眼看

去，整个人好似一柄锋利的剑，闪动着慑人的寒芒。

而旁边一人眉目更是俊美至极，面若冠玉，丹目朱唇，连对面这群绮年玉貌的少女都被生生比了下去。他腰间悬着长剑，挂着翠玉瑞兽珮，身姿纤瘦，顾盼神飞。听到内监的招呼，他微微颌首道：“分内之事，岂敢言劳。”

如此俊俏少年郎，哪个少女不倾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但偷偷瞟上一两眼还是可以的。只可惜两队人很快交错了过去。

“好俊美的将军啊！”

“听说那是神策军，新近调来负责驻守皇城呢。”

走在贺兰心儿前面的两个小宫女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好像一位将军姓裴，一位姓玉吧。”

“那个裴将军啊，在家里的时候我听说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儿呢，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听到众人议论，后面一个小宫女犹豫着插嘴道。

“什么事情？”离若竖起了耳朵，这个叫李翠的小宫女家里是开酒楼的好像听说过很多小道消息。

而旁边的贺兰心儿却忍不住要捂住耳朵了。

“听说，他前不久要成亲的时候，新娘子忽然不见了，还在花轿里留下了一封信。”

“什么？有这种事情？该不会是私奔了吧。”

“不会吧，那个裴将军那么俊，还是将军呢，天下间怎么会有那么傻的女人？”

“也说不定哦，若是那女人的情郎跟那个玉将军一样俊美，说不定……”

“哈哈，我看还是裴将军俊朗，那个玉将军简直比女子还漂亮了，跟在他身边，简直自惭形秽啊，怎么能受得了……”

神策军副将玉麒麟望着顶头上司神色恍惚的样子，轻轻咳嗽了一声，安慰道：“少卿，不过是一群小丫头胡言乱语，你不必往心里去。”几个小宫女以为两队人已经错开很远，不可能听见她们谈话，殊不知两人都是内力精纯的高手，刚才的谈论早已一字不漏地落进了两人耳中。

裴少卿摇摇头，“我没有，事情早就过去，又何必挂怀。”

“才怪呢！就你这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还敢说没有？”玉麒麟瞥了他一眼，忍不住道，“其实我早就想说了，你这些天一直都没精打采的，还在为那位姑娘烦心吧？”

裴少卿轻轻地摇头，“我只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假如她不想嫁给我，为什么要我娶她？假如她想嫁给我，又为什么只留下三个字就不告而别呢？”

玉麒麟猜测道：“会不会是故意耍你？”

裴少卿长长地叹了口气，“要是耍一个人也可以这么真诚的话，我还能相信谁呢？”

玉麒麟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啦，别去想那些烦心的事了。京城之中，名门淑女数不胜数，以老兄你的人才，何愁天涯无芳草啊，哈哈……比如长孙大人家的千金长孙娉婷，就是名动京城的才貌双全，还有……”

裴少卿无奈地摇了摇头，打断好友的话，“其实我……”话未说完，却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声音传入耳中，“心儿，你怎么了？”

兴致勃勃地议论了片刻，离若忽然注意到身边的贺兰心儿一直沉默，转头一看，惊觉她脸色竟然异样苍白，连忙问道：“心儿，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天哪！贺兰心儿真恨不得钻进老鼠洞里去，又想跳起来一把捂住离若的大嘴巴。她清晰地感受到，随着离若话音落下，一道目光实实在在地落在自己背上。

是他！

他看到她了？

他认出她了？

“怎么了？”玉麒麟转头望向好友，话未说完，怎么忽然停住了。

顺着他的视线，他望过去，却是那群逐渐走远了的小宫女。

拐过一道弯，总算摆脱了那道令人窒息的视线，心儿稍稍松了一口气，转头有气无力地对离若道：“我没事。”

“怎么可能没事，你看你，满头大汗呢，脸色也不好，从刚才在车里就这样。”离若关切地追问道，“要不同前面的管事说一下，请大夫来看看吧。”

还不都是被你害的！心儿暗暗咬牙，面上却勉强笑了笑，“真的没事，我一到陌生的地方就有些心慌，加上刚才走了那么久。放心吧，休息一晚就好了。”

离若半信半疑，正要再问，这时队伍已经抵达了一处宽阔的大殿，她也只得把话咽进了肚子里。

十二扇雕花宫门或掩或开，上方横匾“尚宫局”三个端正威严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行至此处，整个队伍自然而然地安静了下来，仿佛有种看不见的威压从殿内传出，让这些喊喊喳喳的女孩子霎时安静下来。

在内监的引领下，一众女孩鱼贯走入大殿。心儿悄悄抬头，整个大殿开阔宽